

夜光杯

我出生时，她已是党员

童自荣

上周，我受邀参加了在影城隔壁举办的一个活动——祝贺田华从事革命文艺工作80周年。

田华老师，无疑是我敬佩的老演员。而首先，她是一名老革命，老党员。会场那大红背景上的“永远做党的好女儿”八个大字，熠熠生辉，令人心动。

1944年我刚在上海一个亭子间里降生的这一年，田华老师便已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！战争年代，革命者冒着枪林弹雨，出生入死。我记得前些年在晚报上曾发表过一篇《田华老师不老之谜》。我赞叹她是个了不起的老革命，是个不以功臣自居的老革命，她老老实实自认是个“幸存者”。她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，看到了祖国方方面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永远不会忘记参加革命时的初心，不会忘记倒在她身边的许多战友——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。因此，田华老师自觉身上肩负了两个使命：一是自己继续革命的使命；二是继续完成逝去的战友们所未来得及完成的使命。

大会策办者特别叮嘱，希望我为田华演出之前说几句话。我回道：“不用关照，我会情不自禁地说说我的感言。”那天我的发言，并无稿子，而是即兴发言，对我这个内向的人绝对是个考验，但我自认说得还流畅。我再三说到，现今的文艺界，极需弘扬德艺双馨。毫无疑问，田华老师业务好（我们都是看她演的“白毛女”、“党的女儿”长大的），而她人品更好。她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点点滴滴为国家为人民着想，完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，是在文艺界里树立的一面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的旗帜。

我的感言本该到此结束，要演节目了，但我一激动，于是把曾在脑子里过了许多遍的想法，一股脑儿都抛了出来。我想当着坐在第一排中央的田华老师的面倾吐我的心声。我回忆了一个小细节，是田华老师未曾觉察的。有一回去北京活动，凑巧与她同登一电梯。我对同行的说了一句什么吧，就听田华老师几乎自语道：“一听就是‘佐罗’”在说话。话是轻轻的，但我每个字都听进去了，心里不由一热。是啊，田华老师也是老百姓，是我们上译厂的忠实粉丝。她这自自然然的一句话，就把我们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。就是这样一些热心的朋友，成就了我们上译厂曾经的辉煌。老百姓和老同志们对我们这些配音演员这么好，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郑重地看一看身后那八个大字——“永远做党的好女儿”，回过身来我动情地说：“田华老师不愧是党的好女儿，不愧是令人敬佩的老革命。联想到自己，惭愧，我不是一个党员。但我是经过多少年党的培养、教育的，我相信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听党的话，跟着党走，我们面前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我们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”说到这里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我想，不是我的演说有何了不起，而是这几句话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。

谢谢北京来的朋友，让我得到这样一个亲见田华师、感受她崇高精神的机会。2015年，因配了《大圣归来》而获幕后英雄突出贡献大奖，这个奖也是北京的朋友颁发给我的。当然，默默如老黄牛般的许多幕后工作者并不会在乎你颁什么奖，搞什么活动，但，终究是一种尊重和重视的表现。庆祝党的百岁生日，学党史，要落实到群众做实事。我自然最关心我们上译厂事业的振兴。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，特别需要上上下下，尤其是相关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扶持！

向田华老师学习。我们愿在她的带领下，也让生命中的每一天，都为祖国、为人民、为理想而努力奋斗！



来不问他儿子的病情，每次去，都是紧紧地握住刘白羽的手。巴金先生知道，刘白羽儿子的病，是刘白羽心头最深的痛，无论谁提起，都会引起一阵悲伤。巴金的不问，体贴入微，带着温暖，令人感动。

在某种场合，问，是揭开伤疤来看的残忍；问，一点也不好玩。

不问，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养。不问，是最好的克制。作为替人着想的人，有时候，需要克制想问的冲动，克制住八卦的心。不要打着关心的旗号，去多问煎熬中的人。

问，有时候并不是关心，而是带着讥笑，带着隐形的刀。

不问，在我看来，不仅仅是一种爱护，一种关心，一种理解，更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。

不问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见到人，就想问，是一种很难遏制的冲动。所以，在生活中，学会不问，也是一种学问，一种修养。即使要问，也要在适当的时候，问得体的问题，那才是最善美的问。

苦的自尊。

生活中，总有许多时候许多场合，对于许多人，是不能问的。那时候，我工作勤恳敬业，本职工作做得有声有色，可是，跟我同时进单位的同事，虽然天天没有什么成绩，只是应付差事，却得到了提拔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比我们早一年进单位的一个年轻同事，也没有得到提拔，激愤之下，把门上的玻璃砸坏。那一年，我最害怕长辈和家乡的人见面问我：提拔没有？到别的单位了没？谈到这个话题，就英雄气短，脸上火辣辣地痛。

对于痛苦的人来说，不问，是一种尊重，是一种安慰，一种理解。有的单身男女，身在异地工作，想家却又最怕回家：为何？怕被问也。年节之际，有的年轻人干脆就选择了不回家。

想起读过的巴金和刘白羽的一件事。刘白羽的儿子心脏病晚期，去上海住院，希望能发生奇迹。巴金和夫人多次去医院探望，但从

不问

周恒祥

问，不是关心，而是貌似关心，其实是为了积累谈资。后来他远远地看到大妈来了，就立即躲开。即使撞上了，也低头不语。

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家庭不和睦，经常吵架，原因很多，本身就是难堪事。若是再多问，就是将他们架在炉子上又烤了一遍，特别难为情。

前天下楼，见到小区门口好热闹，就多站了一会。我发现，一个男孩子坐在轮椅上，边上一个母亲模样的人在伺候他。有好几个人站在男孩的周围，好奇地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我发现男孩低着头，很不愿意地半天

吐一个字。我远远地看了一眼，就走开了。

残疾，本身就会让人自卑、痛苦，问了，只会让痛苦更加痛苦，像在撕开的血肉上面撒了一把又一把的盐。

有痛苦的人，最讨厌那些拷问。那是长长的针，在刺着已经痛



边看边聊

有一次聊天，孩子告诉我，他

那时候，朋友心里的石头才落下来。孩子的成绩还不错，只是对比那些更好的邻家孩子，有一定的差距。可是，这又有什么呢？

有一个男人，家庭不和，经常闹矛盾。一个邻居大妈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，见面就问他家里的事，然后进行八卦传播。她的

周虎臣与胡问遂的笔墨情缘

唐吉慧

二十多年前，我刚对书法产生兴趣，除了临摹字帖，也很留意上海街头形形色色的店招，上面的字有电脑体、有手写体，我最喜欢的是胡问遂先生题的字，端庄浑厚又不失典雅洒脱的正文，配上“胡问遂”三个牵连飞舞在一起的行草书落款，末尾方方正正一枚“胡问遂印”。那时候我总赞叹他的字为何写得如此好，后来知道他是沈尹默的学生，不仅是海派书法艺术的传承者，更与沈尹默等友人一起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“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”，为书法艺术的振兴、普及做了许多工作。

周虎臣笔庄是海派制笔名店，数百年来与书画家们保持着深厚的友谊，张大千、赵朴初、沈尹默……其中自然少不了胡问遂先生。胡先生除了擅于书法实践、书法理论，对制笔工艺同样有着独到的理

新译萧衍达摩问答

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，言普通八年十月一日，菩提达摩至金陵，见梁武帝萧衍：帝问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造寺、写经、度僧，不可胜记。有何功德？”师曰：“并无功德。”帝曰：“何以无功德？”师曰：“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；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”帝曰：“如何是真功德？”答曰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”帝又问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”师曰：“廓然无圣。”帝曰：“对朕者谁？”师曰：“不识。”达摩见梁武帝思路不通，十九日渡江北上；他没有故弄玄虚，时移境易，问答大意如是：甲问曰：“我搞研究以来，发表论文、申请课题，数也数不过来。学问好不好？”乙曰：“不见得好。”甲曰：“怎么不见得？”乙曰：“这只是规章下的成绩，有所局限；好比影子可长可短，未必反映实质。”甲曰：“那什么是真学问？”答曰：“纯粹的智慧，不在外物标榜。这样的学问，在职称考评里求不来。”甲又问：“那什么是最高的学问呢？”乙曰：“没有‘最高’，没有等第之分。”甲曰：“那你算什么？”乙曰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

山·色

方忠麟 摄

家征集文房用品，其时胡先生已于1999年过世，周虎臣便派人登门拜访了胡问遂夫人。老人特地找出一支植笔，对工作人员说，胡老的这支植笔是周虎臣制作的：“当年，胡老的肇行书大家都喜欢，上海的许多商店招牌都是他拿这支植笔写就的。”

最终老人将这支有着深远意义的植笔捐赠于上海笔墨博物馆，随即被陈列摆放在博物馆“名人名笔”展区。植笔，又称斗笔，通常由马鬃、猪鬃制成，锋毛粗硬，木质笔杆，适合书写榜书大字。这支植笔的笔身镌刻着“顶号黑棕植笔——老周虎臣自制”几个小字，格外引人注目。今天走在街头，胡先生书写的店招依然雄伟堂皇地竖立在城市许多街头，每每看到这些字，就让人想到笔墨博物馆里这支

2007年，“上海笔墨博物馆”筹建之初，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向诸多书坛名

家里的民宿刚营业的时候，运作过三个月的餐厅。民宿就在莫干山风景名胜区的山脚下，山肴野蔌，江味河鲜，尽善尽美。拟菜单委实让我好一阵头疼——虽以家常菜为主，但名字取得好，可以给来客人住体验加分的。

菜名很重要。譬如木芙蓉花豆腐羹，被叫做“雪霞羹”，红白清软一碗，听起来美，吃起来鲜嫩。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能给人雅的启迪。譬如“腌笋鲜”，跟江南的春天一样惹人向往。再有徽州的“刀板香”，名如解穴，让一块咸肉从这个名字里，顿时激灵翻转。

有一次到广东开平。那里是姜文《让子弹飞》电影“鹅

城”的取景地。脑子灵活的当地人，修建了一座占地4亩，像古城一样的庄园式餐厅。里面有园林，也有海鲜、牲畜、农产品等展示场。农庄主打鹅的菜品。我们点了白切鹅、烧鹅、鹅杂浸鹅血，还有一道很奇怪的菜——酿鹅

蛋飞，显然是谐音“让子弹飞”。鹅蛋蒸熟切成块后，裹料轻炸，配酸酸甜甜的蘸碟吃，吃起来软糯滑嫩，酸甜适口。不过这次牵强的菜名，如果出现在城市大酒店，估计要受很多人吐槽。还有一次，我在饭店很好奇地点了一道凉菜“红山飞雪”，结果殷殷捧上

餐桌“盲盒”

阿果

来的一盘糖拌西红柿。读大学的时候，记得有一次在食堂排队，有位排在我前面的学长，朝窗口啾啾扔进饭盒，声音颇大道：“师傅，来个包香。”五十多岁的服务员阿姨，当即朝他白眼道：“拜托，要包厢去大酒店，这儿是学生食堂。”那兄台指指盘里的炒包菜笑嘻嘻道：“这个包菜炒香肠可不就是包香。”这下，把服务员和周围的人都逗乐了。如放到现在，这道家常菜肯定会晋升为学院的网红。

我自己创作过两道菜名，一是“青丝酿”。如今说起青丝指

女子的头发，其实在古代可指青梅切成的细丝。《乐府诗集》中有“青丝为笼係，桂枝为笼钩”之句。青丝酿，是酿了一年以上的青梅酒里，撒了小鱼一样游弋鲜切的青梅丝，增加美感，也增加了酒体的鲜醇。还有个“卷卷有心”，卷心菜当皮，里面包的是糯米、松子仁、猪肉丁、笋丁混合搅拌的馅。碳水、粗纤维、蛋白质，调配用心，可当菜也可作点心。如今这两道菜名还在沿用，想来口味不坏。菜可出新，名无定法。对于服务者来说，呈上菜单，就应该是送上一份饱含情怀与诚意的盲盒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